

把它題獻給一個「朋友」，但不必寫明姓名。當然柴可夫斯基是遵照她的意思的，因此他題上「獻給我誠摯的朋友」。然後，梅克夫人回信：「我誠摯地感謝你的美意。你的交響曲，將永遠是我生命中的光輝。」

柴可夫斯基除了獲得梅克夫人寄給他的錢，當他覺得需用時，還不止一次地寫信向她求借，有時他所要的數目是大得驚人的，但她不會讓柴氏失望過。他結婚、醫病、到國外度假，沒錢時總是找梅克夫人要。一個內向而害羞的人向別人拿錢那是一件極為重大的精神負擔，他說：「這是一格願為好玩的，每次接到你的信，拆開來總會有一封是假定賣了作品所應得的報酬，收下來不算對藝術家的侮辱。」可是，他仍然是很窘於寫這種信，他說：「每封信都說付錢和收錢，這種通信是絕對不能坦白的。」而梅克夫人總是給予最週切的安慰與鼓勵，甚或乾脆避而不談。她說：「我很感謝你的是你這樣坦白地要求我，我不是常常叫你這樣做的麼？對於一個深愛你的密友，是要這麼做的。至於說還錢的事，彼得·伊里奇（即柴氏），請不要記在心上，我自自有分寸。」因此，柴氏也就堂而皇之地接受這項給與。雖然他在借錢時總是說要還錢，但除了為她作曲，改編鋼琴曲之外，他什麼也沒做——也不能。

十四年的通信書札，他們所談到的極為廣泛，除了互訴心聲表露渴慕之情外，他們也談生活、音樂、作曲和評論。生活中瑣碎的小事，包括生病、散步和心情，都是寫信的題材；對音樂與作曲的看法及作法，柴氏更給了梅克夫人一個坦率的表露。柴氏真正的藝術思想、音樂觀點及作曲態度在信中可見其全貌。至於對音樂家的評論，他也跟梅克夫人討論過，他愛莫札特（Mozart），喜歡比才（Bizet），佩服貝多芬（Beethoven），稱讚葛林卡（Glinka），但他反對華格納（R. Wagner），討厭布拉姆斯（Brahms），並且與蘇俄五人團維持一個並不十分密切的關係。而他交往最密的朋友則是泰涅耶夫（Taneyeff）。

柴可夫斯基與文學家杜思妥也夫斯基（Dostoyevsky）是近代俄羅斯悲劇教堂的二根大柱。俄羅斯的樂風並不是悲哀的，但是悲哀的特質却成了

柴可夫斯基音樂的獨特標幟，也正是他所以成名的最大原因。但這並不是說柴氏本身是絕對性的悲觀主義者，他也有他快樂諧趣的一面，三齣著名的芭蕾舞劇「天鵝湖」、「睡美人」、「胡桃鉗」即為明證。梅克夫人與他中止通信後，他還完成了「胡桃鉗」，但最後他寫了最足以代表他個性的「悲愴交響曲」，然後，在悲劇的落幕下終息了他憂鬱的一生。那是一八九三年的十一月六日，與他母親同樣的遭遇，因霍亂而死。

柴可夫斯基死了，帶着一顆憂傷抑鬱的心死了。但他並沒有把所有的憂鬱帶走，他留下了一大筆奇異而感人的遺產。因著「悲愴交響曲」而自殺身亡的俄國人是有，但這並不足為怪，因為作者也殺死了自己。通信突然中斷後的頹喪、悲沉，在第一與第四章中表露無遺。當這首曲子首演後的第五天，他趁人家不注意時喝下了一杯自來水。或者說，他是有意這樣做的，因此，只隔了四天他就與世長辭了。

不管柴可夫斯基與梅克夫人他們心裏的想法如何，「男女之間是容有友誼存在的」在此是得到了有力的證明。至少，我們已不能否認這「事實」的存在。所以說，柴氏的音樂是「偉大的」，而他本身是「神聖的」。

——一九七一一、四、五——

# 逝

輝

鮮紅的秒針在急遽地奔馳著，S！不要慌，還有一千兩百個，我會等你到下課鈴響，五年來我們總一同交卷的，不是嗎？鳳凰花開得的濃，樹蔭下的那條水泥道，我們來來回回也不知走過了幾萬遍，幾條白色建築物都熱得不能再熱。小黃把卷子遞了上去，然後踩著吱吱嘎嘎的皮鞋走了，太陽的熱力在凝土的教室中蒸發，在助教整飭的領帶下蒸發，夏日的晝午是首低沉的催眠曲。

助教來來回回地踱著，我瞥見他寶藍色的袖鈕，我把試卷摺了過去，使他不能看清我簡略的，重點式的答案，S！你在沉思嗎？要不然怎麼老是握緊筆尖低著頭呢！你一向仔細精明，打從我們入學的第一天起，我就發現了你炯然有神的眼眸，有趣的嘴巴，你喜歡的我也愛的，我說的愛聽，於是五年中別人老說我們一個是形一個是影，我們自稱是文化城的壓路機，吃中華路，吃第一市場，看聯美，看豪華，偶然無聊也到彈子房打幾盤七色球。哦！那些日子，已成生命中的陳跡，慢慢地會被歲月的眩光所磨滅。

你已在覆查，S，這是最後的一次考試，過了就畢業，有一絲隱微的笑意泛上我的嘴角，我笑那觸手即可推翻的考試謊離，我也笑離外比我想像中更寂寞的世界，而甚麼是我的未來呢？已經六月了，一切都在結束之中，也在寬諒之中，我們會最後一次到藥圃去看金蓮花，醉漿草，會最後一次到中華路吃沙茶牛肉，會最後一次到綠色的柑子前打最後一盤七色球，你的球一向打得比我好，自己會做，自己會吃……六月，六月，是收穫的季節，也是結束的季節。

之後，你要返回舊居地，飛向地球的另一角落，隔著大半重洋水，你將忘却許多人和事，但是當六月之後，甚麼是我的未來呢？我儘量使腦子空洞，不去思想，不去考慮，反正還有一年的草綠色日子正迎接著我。

刺耳的下課鈴聲之後，我們已在院門外的碎石路走著，好乾燥的天空，一輛汽車駛過，揚起漫天塵土，S，隔著黑鏡我看不清你的雙眼，烈日下，我體會到的光是你那閃閃的馬靴以及我那窄窄的褲管。

